

沫若文集

沫若文集

四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五七年·北京

沫若文集

第四卷

*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3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*

书号554 字数259,000 开本870×1092 1/32 印张13 7/8 插页4

1957年3月北京第1版 195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001—28000册

定价(7) 1.50元



1943年在重庆

這是什麼意思呢？

段 我的意思很簡單，我也不只一次地告訴過你，所謂「小不忍則亂大謀」。（轉向阿黎）阿黎你覺得

是（攔截人留下）

楊 總管，你的意思自然我是很理解的。我一個人受傷，甚至就算是丟命吧，都是無足輕重的事情，不過我看他們的詭計，並不僅是在暗算我一個人，而是在圖謀暗算你的。

段 那你想得到的轉，我知道他們是在整垮我，也該替我替他們的關係，有我在這兒一天，他們總不敢明目張膽的為非作歹。

楊 可是，在暗地裏為非作歹，那是更可怕的。我始終是服從你的，個人俱是你過分的寬大，實在

段 感覺着不是辦法，認真說，我們根本就不應該在這兒同流合污的！

楊 你要打算怎麼樣呢？還是你那一套，要我和明王珍朱元璋合流從雲南的内部幹起來，是不是？

段 這正是我們最應該走的路，你應該沒有忘記我們的祖先是漢人，你應該沒有忘記元朝和我們大

理本來是敵國，你應該沒有忘記我們漢人和大理人所受着的將近一百年的亡國慘痛，現在大江

南北的義軍風起雲湧，正是我們漢人將要翻身的時候，我們雖伏在這兒，究竟爲的什麼呢？我這一次

第四卷說明

本卷收入《高漸离》、《孔雀胆》、《南冠草》等三个剧本及其附录。

《高漸离》是 1942 年的作品，原名《筑》，初版于 1946 年，现在根据 1954 年新文艺出版社版，并經作者作了較大的修訂，改成今名。

《孔雀胆》是 1942 年的作品，初版于 1943 年。

《南冠草》是 1943 年的作品，初版于 1943 年。此剧与《孔雀胆》，都是根据 1954 年新文艺出版社版并經作者作較大的修訂編入的。

第四卷目录

高渐离

第一幕·····	4
第二幕·····	27
第三幕·····	53
第四幕·····	75
第五幕·····	98

附 录

关于筑·····	114
剧本寫作的經過·····	118
人物研究·····	122
校后記之一·····	127
校后記之二·····	127

孔雀胆

第一幕 通济桥畔劳軍·····	132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二幕	梁王宮之后苑·····	156
第三幕	段平章之居室·····	181
第四幕	通濟橋前行刺·····	215

附 录

《孔雀胆》的故事·····	245
《孔雀胆》故事補遺·····	252
昆明景物·····	257
《孔雀胆》后記·····	258
《孔雀胆》的潤色·····	265
《孔雀胆》二三事·····	269
《孔雀胆》資料彙輯（昆明楊璽宁來函四件）···	272

南冠草

第一幕·····	298
第二幕·····	321
第三幕·····	344
第四幕·····	365
第五幕·····	381
尾 声·····	397

附 录

夏完淳·····	400
侯玄涵《夏允彝傳》·····	434

高 漸 离

人 物 表

秦始皇——年四十一。

胡亥——秦始皇之第十八子，年十一。

赵高——秦始皇之中車府令，与秦始皇同年。

李斯——廷尉，年近五十。

蒙毅——上卿，年五十余。

夏無且——侍医，年近四十。

徐福——齐之方士，年六十。

高漸离——荆軻之友，年四十許。

宋意——高漸离之友，与高漸离上下年紀。

怀清夫人——巴蜀寡妇，年三十許。

怀貞夫人——怀清之孿生妹，高漸离之女主人。

（此二人应由一人扮演。）

阿季——怀貞之子，年十一。

黃嫗——怀貞之老佣妇，年六十余。

其他：酒客二人，衛士長一人，衛士、宦者、童男女等各若干人。

时 間

秦始皇二十八年（第一次东巡郡县）。

地 点

第一幕在宋子，余在琅邪。

第一幕

宋子城北門外，城下為白渠水，一名宋子河。城垣一帶斜走，左前隅城門一道，側向右，門上橫額篆“宋子北門”四字。門前不遠有拱橋一道，上有欄杆。橋頭靠後側有大槐樹一株，時有落葉飄飛。樹下酒家一座，左後兩面臨河，座場軒豁。右手前方有矮櫃圍成一賬場，櫃上有杯箸等物之陳列，當爐者即坐於此。後方通內室及廚房，不可見。在击筑聲中開幕。聲自舞台右翼漏出。酒家前一老婦人掃地，此即老女傭黃媼，年已六十餘，儼然以家長自居，視酒家主婦懷貞夫人如其女，視懷貞之子阿季如其孫，極愛嘮叨干涉。十分殷勤，不辭勞苦。

黃 媼 （自語）這老槐樹，秋天來了，真是糟，剛才掃了的地，一下又落滿了。

阿 季 （在城內，唱《易水歌》，與筑音合拍；只聞其聲）

風蕭蕭兮易水寒，

壯士一去兮不復還。

阿季年十一歲，自城門跳躍而出。

高漸離（此時變名為“燕大”，為酒家傭保）隨後，年四十許，左肘挂一大菜籃滿盛蔬菜，右手提酒一甬。

黃 媼 （聞阿季歌聲，抬頭注視城門；見阿季跳躍而出，即干涉

之)季哥兒,你当心点走啦,不要摔倒了。燕大!你这人太不留心!你为什么不把季哥兒牽着?你不怕把他摔倒嗎?

阿 季 (已跑至桥上)誰要人牽我?我又不是猴子!

黃 媼 (投去手中扫帚,踉蹌前进,迎接阿季)你不要真的摔倒了,你慢些呐。

阿 季 (投入黃媼怀中,吊其頸,几使后者摔倒)黃媽,媽呢?

黃 媼 噯呀,你真像个猴子!你媽在厨房里,燒好餛飩在等你啦。

阿 季 (放下黃媼,向酒店奔去)我真高兴!我肚子正餓得没法。(上座場,向右手跑下。)

黃 媼 燕大,你这人真是有点胡塗,也不想季哥兒連早点都沒有用,一大清早就把他帶进城去,鬧了这一半天才回来。你們在城里沒有买点东西吃嗎?

高漸离 沒有的,因为在外边吃东西不放心。

黃 媼 你是吃了早点去的,倒沒有什么,你不是把季哥兒餓坏了嗎?

高漸离 我看季哥兒玩得很高兴,也就沒有注意到,真是对不住。

黃 媼 哼,我看你是故意搗蛋!你为什么連走路都老是那样慢吞吞的?像你那样斯斯文文的,帮什么人哟!

高漸离 (此时已步上桥头,將下)黃媽,請你原諒我,我因为还没有做慣。等我做慣了,便会更快得一点。

黃 媼 哼,你还没有做慣?你以前是做什么的?

高漸离 我以前嗎？（略停）我以前还不是一样的帮人。

黄 嫗 你帮了一辈子的人，蠢長了四十来往岁，都还没有做慣？你到我們这兒来，也快两个月了，不是家大人怀貞留你，老实說我是决不肯同你一道做事的。我看你这人，根本就不像一个帮人的人。你回家享福去好了。帮什么人呢？要帮人，就得卖力一点！你把菜籃給我吧。（將菜籃夺过手去。）

高漸离 多謝你，黄媽，我以后更要脚快手快地做。（略停，留意击筑的声音，忽尔停止，自語般地）那奏乐的不是昨天来过的那位瞎子老人嗎？

黄 嫗 就是他啦，刚才又在这兒盤旋了好一会。他敲打的那东西到底是什么啦？琴不像琴，瑟不像瑟的。

高漸离 那东西嗎？那叫做筑。因为是竹子做的，又因为用竹尺在打，所以叫做筑。那是南方来的东西啦。

黄 嫗 唉，看来你很內行啦。

高漸离 从前也学过一下，近来老早丢了。

黄 嫗 大約也很难学吧？你假如学好了，就給那老头兒一样，打着走江湖，卖卖唱，比你来帮人怕要安逸的多呢？

高漸离 我也在这样想，可惜我没有学好。

黄 嫗 像你这样不起勁的人，我看你就学什么也学不好。那瞎子老头兒別的我不喜欢，只喜欢他打得滿有勁。

高漸离 其实他打得并不高明。

黃 媼 你打得更要高明，是不是？哼，不要在背地里說大話！在背地里說大話的人是最沒出息的人，我就最討厭！（將掃帚拾取，提着提籃往右翼走去。）

懷貞夫人年三十許，因孀居，裝束異常朴素，头上尚蒙一白巾，与阿季由內厨中走出，在賬場中，坐定。阿季手握饅頭数枚，走至座場邊緣。

阿 季 （向高漸离）燕大，你上来，我拿饅頭給你吃，滿甜啦。

高漸离 （步上座場，將貞置于欄上）多謝你啦，季哥兒，我是吃过早点的，我不餓。

阿 季 （执拗地）媽媽做的饅頭好吃啦，你吃一个。

懷貞夫人 燕大，你接他一个吧。

高漸离 （如囑）多謝你啦，季哥兒。

阿 季 （甚得意）你不要多謝啦，我回头还要請你把荆軻的故事再講一遍。那故事是滿好听的。我將來長大了的时候，就要学荆軻。

懷貞夫人 阿季，这样的话不能随口乱講！在外边千万不要講这样的话，你听见沒有？

高漸离 真的，季哥兒，这样的话是不好乱說的。你要曉得，荆軻的七族都被人杀干净了。他的朋友也沒有一个人敢出来見世面的啦。

阿 季 他的朋友怎么那样不济事呢？怎么沒有一个人出来替他报仇呢？

懷貞夫人 （語气严厉）阿季，你还要乱說嗎？

阿 季 媽媽，我不說了。我总希望赶快長大起来，替我爸爸报仇呢。

怀貞夫人 你乖覺的長大起来好了，要替爸爸报仇不要挂在口上，要存在你心里。“猛犬不吠，吠犬不猛”，你知道吗？

阿 季 （忸怩，只是啃饅饅，但同时又表示着頗能領悟而有决心）
好吧，我就不汪汪汪地叫。

怀貞夫人 （微笑）那就很好啦，（回向高漸离）燕大，城内今天有什么新聞？

高漸离 没有什么，只是听说秦始皇帝的一批人已经离开了这儿。是昨天中午走的，他們要到齐郡和琅邪郡去，登泰山啦。

怀貞夫人 秦始皇帝不是說病了嗎？

高漸离 是的，就是因为病了，所以才赶着要到齐郡去。
听说齐郡有一位方士名叫徐福，能够找寻一种仙草，吃了百病消除，長生不老。他就是要去叫徐福找寻仙草的。

黃媼提籃盛洗衣，由右翼出場。

阿 季 黃媽，你要下河去洗衣嗎？

黃 媼 是啦，季哥兒，你去不去？

阿 季 （回顧其母）媽，我好去不？

怀貞夫人 你去好了，不过要当心些。

阿 季 我高兴得很。（欣然下廊，向黃媼跑去。）

黃 媼 （將行至桥头处，复折返，向怀貞夫人）怀貞，我要告

訴你。(指高漸离)这位文縐縐的小二哥，他剛才說他会打什么筑——就是那位瞎子老头兒打的那个琴不像琴，瑟不像瑟的东西啦。他說那东西就叫做筑。他說別人是乱打，要他才打得好。回头那瞎子老头兒还会来，你可以当面把燕大試一試啦。我不相信他这样不起勁的人还会有什么大本領。

怀貞夫人 知道了，你們剛才講的話我都聽見了。請你当心阿季啦。

黃 媪 我知道。好，季哥兒，我們下河去。(携着阿季，由桥側下河。)

怀貞夫人 (一面收拾櫃上什物)一个人要想長生不老，不知道有什么用。像我，假使沒有阿季的話，我这十年来的生活都是多余了的。十年前，就是我們赵国灭亡的那一年，阿季的爸爸陣亡了。那时候阿季剛好滿月。就从那月以来，我們就隱姓埋名地过着这种亡国奴的耻辱生活。

高漸离 (在收拾座場)做皇帝的人要圖命長，是有他的道理的。不过在天下的人都想短命的时候，一个人独于想要長命，那恐怕就有点难了。

怀貞夫人 (沉默有間)燕大，我有一句話，很早就想問你。

高漸离 (有些迟疑)夫人有什么話要吩咐？

怀貞夫人 你，并不像一位尋常的人。

高漸离 (頗有惶惑意，但以笑來掩飾)我是尋常得很呢，夫